

大法是根本——教育的智慧与方法

文 / 扬帆

我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。起初想写一写自己在教育中的体会，可写着写着，忽然发现有些写不下去了。因为表面上看，我写的都是一些教育经验和具体方法，但真正让我在教育中受益的，并不只是这些方法本身，而是修炼后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。

教育的方法要符合大法

前些年，我参加了AMI（国际蒙台梭利协会）的培训，并取得了证书。通过培训，我系统学习了针对3-6岁儿童的教育方法。这些方法多是前人教育经验的总结。在实践中，我发现这些方法很好用。后来再从修炼的角度去看，才明白它们之所以好用，是因为在一定层面上符合了宇宙的特性——真、善、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：“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特性符合了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，而是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符合了宇宙的特性，才成为正法。”由此我悟到，蒙台梭利的方法也好，瑞吉欧的方法也好，正面管教的方法也好，只要其中的做法在某一层面上符合真、善、忍，就会产生好的效果。

举一个例子。孩子看电视时间太长了，大人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，想让他关掉电视。很多家长可能会上前直接把电视关掉，说：“不要看了。”可是孩子正看得投入，突然被打断，往往会大哭大闹。

蒙台梭利教育中有一个方法，叫“给孩子做选择”。家长可以先问孩子：“你是想再看五分钟，还是十分钟？”意思是，关电视这件事已经定了，但孩子可以在五分钟和十分钟之间做一个选择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会感到自己被尊重，也有一定的自主权。等到时间到了，再关电视，他往往就比较容易接受。

表面上看，是这个方法起了作用；其实从更深处看，是因为这样做时，大人没有粗暴地压制孩子，而是善意地考虑了孩子的感受，给了孩子一个缓冲和选择的空间。这种尊重与善意，符合真、善、忍的原则，所以方法才会好用。

运用方法需要智慧

但是，一个方法是不是永远好用呢？时间长了，老师会发现，并不是这样。比如，还是“给孩子做选择”这个方法。对三岁的孩子可能很有效，可是孩子长大后，有时你再让他选择，他可能两个都不选，就是要继续看电视，甚至开始胡搅蛮缠。

这是因为孩子在不断成长，身心状态也在不断变化。用对三岁孩子有效的方法，去对待十岁的孩子，未必合适。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，就只能不断学习新的方法，才能跟上孩子成长的速度。

那么，如何拥有智慧呢？

我想到了孟母断机杼的故事。孟子小时候读书半途而废，孟母便拿刀割断织布机上的布，以此告诉他：学习如果半途而废，就像织布织到一半被割断一样，前功尽弃。

“断机杼”只是一个方法。孟母也可以选择别的方法来教育孟子。但她能够在那个时机，用那样一个方式，让孩子明白学习不可中断的道理，这就是智慧。

方法可以学，智慧却不是简单模仿能得来的。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，随着不断学法修心，心性提高，智慧也会随之打开。这样在面对不同孩子、不同情境时，才不会被固定的方法所局限，而能灵活地选择最适合的方式。

智慧源于大法

有一次，我给老师们做蒙台梭利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蒙台梭利的理论和教具操作，这些内容如果只是照本宣科，往往会比较枯燥。那天接近一天课程的尾声，老师们听了一整天课，已经有些疲倦。讲到“应用题”这一课时，我心想：怎样才能让大家既有兴趣，又真正学到东西呢？

于是，我把这一课改成分组讨论。老师们需要运用前面学过的方法，比如金色珠子、邮票游戏、点的游戏等等，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过程中，大家会遇到困难，需要运用所学去解决。没想到，老师们讨论得非常热烈。课程结束时，有老师说：“从没参加过这样的培训！”还有老师说：“太有意思了，还没讨论够呢！”

其实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方法，而是当时我为她们着想的心，使我想出了比较合适的方式，也使课堂效果变得很好。由此我更加体会到，不是方法本身在起根本作用，而是修炼人心中有了为他的心，符合大法，符合宇宙特性真、善、忍，智慧才会生出来，方法也才会真正灵活而有效。

如果把教育比作一棵树，大法就像树根，智慧像树干，方法像枝叶，而教育中呈现出好结果，就像树上结出的果实。人往往容易看到外在的方法，看到课堂设计、语言技巧、管理方式，就像看到树的枝叶一样。可是枝叶之所以能生长，是因为下面有根在滋养。根虽然看不见，却是最重要的。

有了这个根，教育的方法才不会流于表面；有了这个根，面对孩子、家长和老师时，才能真正生出善意、耐心与智慧。

所以，大法是根本。



我是自己的主人

文 / 荷实

学妹接了新班级后，开学没多久便兴奋地告诉我，班上来了一个极为出众的孩子。她形容道：“濯濯如春风杨柳，滢滢如出水芙蓉，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。只是身体不好，经常请假。”这个孩子叫可柔。

上课时，可柔总是安静地坐在教室一隅，专心听讲。然而每逢下课钟响，教室门口便立刻人潮汹涌。只见男学生们手捧各式食品与礼物，在走廊排起长队，场面热闹喧腾，甚至惊动了校长前来关切。为了维持校园秩序，学妹只得每节课下课守在教室里，认真盘问这些勇敢少年们的身家背景，顺道关心他们的人品与未来规划。经过她积极介入，再加上各班导师从旁叮咛后，教室外的走廊才渐渐恢复平静。

然而，可柔真正让人担心的，并不是这些青春期的小小风波，而是她突如其来的病症。

某天，可柔突然全身僵硬，面色惨白，双眼上吊，紧咬牙关，喉间发出低沉怪异的声音。学妹吓得立刻叫来救护车，将她送往医院急救。急诊医师神情凝重地说：“这孩子情况危急，症状不明，先办住院观察。”没想到可柔母亲赶到后，却坚持将她带回家，还反过来安慰惊慌失措的学妹：“可柔没事的，以后老师就会习惯了。”

两天后，可柔又回到学校上课，除了脸色略显苍白外，看起来与平时无异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她再度发病。学妹急忙联系可柔母亲，对方却说：“老师，我现在走不开，麻烦您帮忙送去庙里。”学妹不敢擅自作主，最后仍先将可柔送往医院。

此后，可柔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病数次，让学妹在学校、医院与庙宇之间疲于奔命。送到医院时，医师总说情况危急，必须住院；可若送去庙里，待上两、三天后，她又能恢复如常，除了脸色依旧苍白些。

可柔升上高二后，有一次学妹被派出外研习一周。她脚才离开，可柔便又发病了。学生匆匆跑来找我协助。我赶到时，只见她弓着身子、双拳紧握、双眼紧闭、神情狰狞。我立刻上前抱住她，轻声安抚。没想到，可柔突然睁开双眼，眼神却异常凌厉，还拼命想挣脱我的怀抱。那模样与她平日温婉有礼的模样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我轻声问她：“可柔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”她没有回答，仍不断挣扎着想离开。旁边学生却惊呼：“老师，可柔醒了！这次好快！”

可她看着我的眼神，竟充满戒备与畏惧。我心里十分不

解——我是她的语文老师，平日相当熟悉，一般学生身体不适时，总爱黏在我身旁不肯离开，可柔却急着逃开。于是我稍稍放开她，退开几步。

学生忽然紧张大喊：“老师，又来了、又来了！”我立刻再度上前抱住她。这一次，可柔又睁开眼，开始剧烈挣扎。我心中忽然一震，隐约意识到：可柔身上可能有某种东西侵入，似乎在害怕我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更加坚定地抱住她，一边安抚，一边不停念着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。没想到不久后，可柔竟慢慢平静下来，恢复了正常。

隔天，可柔主动来找我，问我能不能帮她“驱魔”。我笑着看她：“老师是在修炼法轮功，但不会驱魔，或许有人会。我们先聊聊，再一起找方法，好吗？”可柔轻轻点头。

我问她：“昨天你有看到什么，或有感觉到什么吗？”她低声说：“我觉得是一个女人，穿着红衣服，她好像是被火烧死的。她很痛、很热……”“这样的情况多久了？都是同一个吗？”“从国中开始。有时是同一个，有时不是，不一定。”“你看得出来？”“嗯。他们都记得自己的故事，有伤心、有愤怒、有冤屈，还有死去时的疼痛与情绪。”

我怜惜地望着她，轻声问：“既然你知道那都不是你，为什么不把她们赶走呢？”可柔眼眶泛红，泪水一下子掉了下来。“老师，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有遗传病，也常生病，我没有那种能力……”

我温声说：“可柔，你的身体，是谁的？”“我自己的。”“如果你不驱离她们，就等于默许别人的生命住进你的身体里。久而久之，她们自然会把你身体当成旅馆，自由进出。”

可柔低着头，委屈地说：“可是我身体不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。”

我看着她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一直说自己身体不好，但你是虚弱到完全不能走、不能动、不能思考了吗？”“没有……”“那如果有一天，一个陌生人强行闯进你家，还要把你赶出去，你会怎么做？”“我一定会拒绝，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。”

我微笑着说：“你愿意拼命守护一栋房子，那你自己的身体呢？”

接着，我又换了个方式问她：“如果老师突然没理由地要求你假日回学校打扫，也不愿意说明，你愿意吗？”可柔立刻摇头：“我会抗议，也不会答应。”

我笑着点点头。

忽然间，可柔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睁大双眼说：“我懂了！我是自己的主人，身体是我的，只要我不愿意，谁都不能住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我轻声说：“因为你心里先放弃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，所以那些外来的东西才能趁虚而入。只要你主意识清楚，知道自己才是主人，谁都进不来的。”

我又问她：“那你觉得，要让自己身心更强大，还能怎么做呢？”可柔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老师，我会开始参加晨跑，不再找借口躲起来，也不再一直自怨自艾了。”

我欣慰地鼓励她：“真高兴你能明白，我们的心念要往正面方向走。你四肢健全、容貌秀丽，这些都是上天给你的礼物，不要因为一点疾病，就否定自己。晨跑一开始跑半圈也没关系，甚至陪老师快走都可以。”“好。”可柔点头：“不论是快走还是跑步，我都会完成。”

我笑着问她：“那你现在知道，真正的驱魔人是谁了吗？”可柔望着我，轻声却坚定地说：“是我自己。我才是身体的主人，我要替自己做主。”

沉默片刻后，她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老师，我以后可以常常来找您吗？”

我伸手握住她的手，温柔地回答：“当然可以。另外你若愿意也相信，可以念‘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’，这九字真言能量很大喔！”

一周后，学妹结束研习回到学校，笑着打趣我：“亲爱的学妹，早知道你这么好用，我应该早点找你。不过说也奇怪，可柔从来没在语文课上发过言。你只听过我抱怨，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当娘的有多辛苦，以后可柔就拜托你了！”

而后来的可柔，也真的逐渐恢复了健康。校园里，经常能看见她活跃地参与各种竞赛，笑容越发灿烂。而她身后，依旧跟着一大群始终不曾减少的爱慕者。

我看着她一天天明亮起来，心里常常想：很多时候，人真正要驱走的，不只是外来的干扰，还有内心那个先认输、先放弃自己的念头。

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才是身体与思想的主人，正念一起，许多阴暗的东西便再也站不住了。

舍己财救众人 子孙世代高中

文 / 颜丹

中国古代有个说法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意思是说，救人一命所积下的功德，胜过建造一座七层佛塔。那么，建七层佛塔又会有多少功德呢？有一种说法是“无量”。救活一人尚有如此功德，那么救活多人呢？这种无量的功德在人世间外显一点，种德之人，乃至其家族、子孙后代，就能拥有平常人难以获取的福报。下面的真实故事可以作为印证。

明朝有一位士人，名叫邹兑金。崇祯庚午年（1630年），他赴南京参加乡试，携带不少财物乘船前往。船到镇江时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江上许多船只倾覆，乘客纷纷落水。这时，邹兑金立刻打开箱子，对船上众人喊道：“如今情况危急，我决不吝惜财物，你们只管下水救人，但凡救上来一个，我就给十两银子。”

于是众人争相下水施救。不久所有落水者被救起，而邹兑金箱中的银子也恰好发完。当时，附近金山寺有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，亲眼目睹此事，感叹道：“此人有大德，我可以走了。”说完便回房打坐，从此不再出来。

那年，邹兑金中举返乡，再经金山寺时，得知老和尚已圆寂。不久，邹兑金的妻子便产下一名男婴，取名邹于度。到了清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，邹于度高中状元。后来有人说，他的前世正是那位老和尚。

另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明朝高官严讷的一位徐姓幕僚。

某年江浙大水成灾，朝廷迟无赈济消息。徐公忧心灾民，拟好奏疏，请严讷代为上奏。严讷不敢擅行，先命人占卜，得吉兆后才呈报朝廷。后来朝廷迅速拨发粮饷等物资，救活

无数灾民。就在此时，他的儿子徐开法出生了。

明末清初，有叛将聚众为寇，劫掠数百名良家妇女，囚禁于徐家一处空宅，并命徐开法看守。贼人离去后，徐开法立即开门放人，派人护送她们返家，随后焚毁宅院。待贼人返回追问，他谎称当夜失火，众人皆被烧死，贼人只得作罢。

多年后，徐开法长子中顺治己亥科状元，次子、三子又分别中康熙庚戌科与癸丑科探花。兄弟三人同列三鼎甲，乡里罕见，世人皆认为这是祖上与父辈积德所致，“昆山三徐”遂传为佳话。

一个人今生所得到的福报，常常与自己的前世以及祖辈、父辈所积的德行有关。所以，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并不是一句空话。善恶有报，因果不虚，只是有时报在本人，有时报在子孙；有时显得很快，有时却要隔代才见其光。